



母娘·索罗玛哈

柳·阿尔古廷斯卡娅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丹 娘·索 罗 瑪 哈

柳·阿尔古廷斯卡娅著

周彤译 朱务善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抱

破

最

了

53

Л. АРГУТИНСКАЯ
ТАТЬЯНА СОЛОМАХ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1958

丹 娘 · 索 罗 玛 哈

〔苏〕柳·阿尔古廷斯卡娅著
周彤译 朱务善校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部出字第038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1 3/4印张

1959年3月北京第1版 195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4)0.14元

作者小傳

柳霞·亚历山大洛弗娜·阿尔古廷斯卡雅1907年出生在梯弗里斯的一个職員的家里。

1916年中学毕业后，她到土耳其战綫作护士。

1918年她在土安司志愿参加了赤卫队，后来参加了游击队，更后一些，又到紅軍中服务。

国内战争以后，她进莫斯科的医学院讀書，毕业后去哈薩克斯坦工作。从1933年起文学写作就成了她的主要职业。

在偉大的卫国战争年代，她投身民軍，后来到苏軍的各部队中作战地記者。柳·阿尔古廷斯卡雅曾获得劳动紅旗勋章、紅星勋章和一些别的獎章。

她是苏共1918年的党员。柳·阿尔古廷斯卡雅的著作有：“火的道路”、“爱与恨的故事”、“一本大書中的一頁”、“在拉多戈的北方”、“血染大地”、“怒火”和“长翅膀的人們”。

1941年12月，希特勒匪帮在莫斯科附近的彼得里歇沃村俘获了一个年青的女游击队员。这位姑娘在敌人审问时，自称她是丹娘。这就是卓娅·柯斯莫捷绵斯卡亚。

好久以后，当卓娅的双亲知道她已经牺牲了，她的弟弟舒拉对母亲说：

“你知道吗，为什么她自称她是丹娘呢？你记不记得丹娘·索罗玛哈？”

这个时候，母亲想起了：有一次卓娅给他们读过女作家柳·阿尔古廷斯卡雅写的一篇特写。在这篇特写里，作者描述了一位英勇的姑娘丹娘·索罗玛哈的形象。她是克拉斯诺达尔斯克州奥特拉得宁斯克区波普特村人，在国内战争年代，她英勇地同白卫匪帮斗争，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她被白匪俘虏后，坚贞不屈地忍受一切酷刑，毫无畏惧地瞪眼望着那些刽子手的嘴脸。丹娘热烈地相信未来。她虽然被折磨得不堪，但总是拿出力量来鼓励同她一道关在监狱里的同志们：

“苏维埃暂时撤退了，但是它们是坚强的，很快就会回来的，到那个时候会出现美好的新生活。白匪可能杀害我们，我们应该有这个精神准备。但是我们的事业不会灭亡。想毁灭我们是不可能的。”

丹娘在監獄的牢房里把被捕的人們集攏到自己的身邊，對他們講列寧，講黨。

丹娘的妹妹拉伊沙到獄里看過她，丹娘對她說過：

“我們的……紅軍很快就會回來。我將看不見弟弟們了。你把你在這兒看到的一切，詳詳細細地告訴他們吧。讓他們轉達大家，我在這裡怎樣受刑，怎樣受折磨以及怎樣犧牲。我沒有出賣任何人，一直到最後一息，我都是一個忠實的黨員……”

1918年的一個嚴寒的早晨，敵人殺害了丹娘以及同她在一起的十七位同志——在波普特村後面的草原上用馬刀砍殺了他們。丹娘是最後被殺的，她始終沒有屈服。

柳·柯斯莫捷綿斯卡亞在她寫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那本書里，曾這樣談到那篇描述丹娘的特寫對卓婭的影響：

“我記得：那天晚間被丹娘的驚人的堅貞和她純潔的形象所感動以致哭泣的，不只是卓婭一個人。”

卓婭之所以採用丹娘這個足以自豪的名字，並且努力讓自己跟丹娘在國內戰爭時期一樣去完成自己的功業，原因就在這裡。

丹娘·索羅馬哈，卓婭·柯斯莫捷綿斯卡亞，青年近衛軍人及其他許多英雄——這些把生命貢獻給保衛蘇維埃祖國的自由和獨立的鬥爭的光榮人物——的勇敢和無畏精神將永遠活在我國青年的心裡，成為他們忠勇、無畏和熱愛祖國的榜樣。

這些人物將永遠地鼓舞我國的男女青年，為社會主義祖國的榮譽和繁榮樹立新的英勇的功勳，獻出忘我的勞動。

丹娘·索罗瑪哈

我的写字台上放着一个深色的紙夹，紙夹里有三册从头写到尾的薄筆記本。

第一本里的字写得大而工整，笔划清楚；第二本里是蝇头小楷；第三本里写的是很洒脱的女人的笔迹，有些話还没有写完。

紙夹的里面貼着一张不怎么大的照片，是个面孔俊俏的姑娘的照片。她的头略微轉向一边，一双調皮的眼睛微微眯着，薄薄的嘴唇上也挂着調皮的微笑。她穿着乌克兰式的綉花长衫，一根粗的髻发辮子从肩头順着前身垂下来，一直垂到不大的、华美的高跟鞋上。我仔細看着这个姑娘的脸，看了好久。

我又联帶地想象起另一副面孔——有着一双严肃而又充满着热情的大眼睛的惨白、疲憊的“亲姐姐”（丹娘的弟弟尼古拉是这样称呼她的）的面孔。

我又把筆記本打开来，重讀这部惊心动魄而令人难忘的故事。

第一本

尽管我感到可羞，但是不能自己抑制感情。
现在，在深夜一点鐘的时候，我这个老游击队
員、丹娘的弟弟、尼古拉·索罗瑪哈竟哭泣起来。

我为她惋惜，我亲爱的姐姐。

——摘自尼古拉·索罗瑪哈書信

我同丹娘相处得十分友爱。我記得她还是小姑娘时候的
样子，穿着一件短布拉吉，光着脚，皮肤晒得黑黑的，一根不大
的辮子拖在后脑勺上。

冬天，丹娘进学校讀書，晚上坐下来学习功課，到了春天
和夏天，家里可就留不住我們了。天一亮我們就起床，拿了一
大块面包和釣魚竿，往烏魯卜河跑去。

这成了我們爱好的作业。

有时候丹娘丢开釣魚竿，我們就玩起来，这些游戏都是她
想出来的。有时我們作印第安人游戏，有时我們假装坐上由
她駕駛的一架飞艇，飞往神秘的异国，有时在沒膝的泥塘里走
来走去，寻找古城的廢墟。

我是絕對服从姐姐的。当然罗，有时会有人来捣乱，就是
那些哥薩克孩子。丹娘常常对我講，那些孩子在学校里有时
挡住她，不讓她走，并且撩逗她，管她叫村丫头。丹娘往往带
着伤回到家来，或者一只眼睛被打肿了，或者脸被抓破了，或

者瘦小的手上带着青伤。我问她出了什么事故，她便笑着讲她怎样同那些孩子们打架。我从孩子们那里了解到打架的详细情况。每当哥萨克孩子们撩逗她的时候，她就握起拳头朝他们扑去。但是她从来不向父亲告状，说那些孩子们怎样怎样。

有一次，我同她到河里洗澡。是个晴天，轻风徐徐吹拂着芨芨草，整个草原被太阳光照得发亮。我们游泳了好久，丹娘尖声叫喊，用手泼着水玩。我该上岸了，可是我刚从水里走出来，她就把我按倒在沙滩上，抓起黑粘泥，抹了我一身。

后来，当我们钓鱼的时候，有五个哥萨克孩子来到河岸边。

“喂，滚开吧！”一个戴着库班式深色平顶羊皮帽子的年纪显得大些的孩子叫嚷着。

丹娘回过头去，望了一望。我看见她的面颊一下飞红了。

“想洗澡到下边一点去洗，我们干么要忙着到别的地方去！”她气呼呼地顶撞。

“这倒奇怪！”那个哥萨克孩子又喊了一声。“你这村丫头把身上的污泥都洗到河里去了，却叫我们到下边去洗，让我们弄脏身体！”

我没有来得及察觉，丹娘怎样抓起一块石头对着站在那几的孩子们抛去。他们跑散了，但是回答我们的是雨点般飞来的石头。

我们扑到一座土丘后边。我拣来石头，丹娘就抓起来瞄一瞄，对着攻上来的那群孩子抛去。有个孩子打中了她的眼睛，血顺着她的面颊往下滴，流成一线，但是她依旧兴奋地

“回射”。有时她回头望望我，简短地下命令：

“多拿些石头来，快拿来！”

我們到底还是不得不退下去。

我跑在前边——丹娘这样命令的——，她呢，閃身藏在土丘和灌木林后边，边慢慢地退，边不停地用石头回击。

到了我們的家旁边，我們才坐下来休息。她擦了擦負伤的地方，滿脸都抹的是血，严肃而动人地說道：

“什么时候也别投降作俘虏。如果情况不妙，最好是退下去，不过也要讓他們吃下苦头。”

她說到这里想了一会儿，又补充道：

“虽然军队里不收女孩子，可是我将来长大时一定要当一名指揮員。”

草原好极啦，散发出香味，每到天气晴朗的时候，到处充滿着草虫唧唧声和小鳥的啾啾声。走出村庄，往四下一望——是漫无涯岸一直伸往藍色的茫茫天际的綠野。由哥薩克的堅固的白房子和歪歪斜斜的穷人的小屋配搭成的村落，若隱若現地点綴在大草原上。

父亲的工作多。

白天他教孩子們讀書，接着一直到深夜在草棚里、菜园子里、在嗡嗡乱叫的养蜂場里做活。

晚上，一家人都集攏在桌子旁边。

父亲縫鞋，母亲补衣服，我們这几个孩子鴉雀无声地听丹

娘朗讀。她用手掌支着头朗讀。父親偶爾停下手里的工作，親切地、目不轉睛地看着女兒，一看就看好長的工夫，我覺得，在我們這幾個孩子里他最愛丹娘。但是我並不嫉妒。本來應該這樣。

丹娘滿十二歲時在村子里的小學畢業了，父親送她到阿馬維爾斯克中學去求學。

我站在村子外邊站了好久。塵土已經把馬車遮住，我還望着那發黃的草原。

能讓我從身旁聽到姐姐的咯咯大笑聲，我付出多少代價都行呀！

夏天成了一年間我的最好的時光，因為丹娘回家來過暑假。她講了多少有趣的東西呀！每個城市以至整個世界，對我都顯得無比的熟悉和親切。起初，我覺得這個穿着深褐色布拉吉和黑色連肩裙的丹娘不象原來的姐姐，好象是個生客；但是後來母親把丹娘這套制服愛惜地收進衣箱以後，以前的丹娘又同我在一起了。

有一次她回來，特別熱心地給學校搜集標本。我跟着她去摘花，幫助她用河沙把花兒弄干；我們還撲蝴蝶，從鳥窩里掏鳥蛋。

有一次我們一同去找鳥蛋。我在一個地方找到了丹娘特別喜歡的鳥蛋。但是鳥兒不讓我掏。這當兒我略微尋思了一下，就把鳥頭擰轉向一邊，接着掏出鳥蛋放在帽子里，洋洋得意地從上邊下來。

丹娘已經站在树旁边。

“你为什么把鳥窩弄坏了？”她气哼哼地問。“你只掏一个蛋，——鳥媽媽不会注意到的。可是你干了什么勾当？”

她一看見脑袋被擰轉了的鳥儿，就弯下腰去看它，用手指輕輕地撫平它那松乱的、汗湿了的羽毛。

我羞的无地可藏。

“你这个可恶的，凶狠的，殘忍的家伙！”丹娘申斥我。“我不爱你啦！”她猛然間发觉我面紅耳赤，而且直冒汗。

她蹲下去，用小刀挖了一个坑，把鳥儿放在里面，然后洒土埋上。

“什么时候也不該凭白无故地流血。”她低声說，离开我走了。

几个鐘头我都感到无地自容。但是到了晚上我們又和好了，坐在土院牆上唱歌，唱了好久。

05年^①我們的村子是怎样度过的，回想起来已經十分模糊了。但有一件事情却鮮明的留在我的記憶里：村子里的人在一条寬闊的大街上行进。大家都扎着紅彩带，兴奋地唱着什么歌，并且高声叫喊。父亲走在最前面，他擎着的一面紅旗在頭頂上飄揚。我从来沒見過父亲那样年青、那样好看。令人奇怪的是，哥薩克人竟同外地搬来的人手挽手地并肩走着。

这一年夏天我簡直不認識丹娘了。她长高了。从一个瘦

^① 这是指1905年。

骨嶙峋的女孩子变成一个长得很匀称的、梳着一条又粗又长的辮子的高个子大姑娘了。

丹娘回来过暑假，回来的头一天同父亲一直坐到天亮。我躺在床上不出声地細听他們談話。丹娘仔細打听革命的情况、沙皇政府的压迫。父亲把一册厚筆記本打开，讀自己的筆記。他头一次象同平輩人談話一样同女儿談起来：

“在村子里呆着悶死了，我，應該到城里去。农民离开工人什么也干不了。可是城里不录用我。我没有参加过教师考試，而那里要求的条件多。呆在村子里太痛苦。尤其是在农村还搖摆不定的时候！……”

丹娘默默地听着，我也是头一次看見她那样严肃。

第二天她从父亲那里拿了一本小書，一連几天带着書到草原上去，我担心打搅姐姐，从远地方望着她，可是我心里感到：我丢了一个朋友。

但是过了几天之后，她招呼我一一道到草原去。我們往长得高高的、散发着香味的草地上一躺，丹娘就輕声对我講起一位詩人，这位詩人叫謝甫琴柯^①。她談到，他一生怎样为被压迫人民斗争，他怎样遭受折磨和迫害，可是他誰也不怕，并且写下了自己的优美的詩，这些詩都由人民編成了歌曲。

我从来没有見過丹娘这样激动。她用胳膊支着上半身，凝視着无尽的草原的远方，輕輕地吟起詩来。她的声音里蘊藏着那样的力量，那样不屈不撓的气魄，还有她的一双睜得大

^① 謝甫琴柯(1814-1861) 是伟大的烏克蘭人民詩人、艺术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大的眼睛里含着那样果决的神气，竟使得我替她担起心来。

我們默默地躺了好久。后来我欠身起来，望了望她的脸。她的脸色发白，显得很严肃。

“丹娘，你想什么呢？”我怯生生地問。

“想什么？”她忽然笑了笑。“是这样，我望着天空——我觉得世界广阔，沒有边际。每当空中有云朵飘过，我就想随着它飞去，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一股誰也摧毁不了的力量。”

这一年夏天丹娘已經帮助父亲操持家务了。她到养蜂場上、到西瓜、甜瓜园里劳动，浇白菜，从远处就听到她的高嗓音和响亮的笑声。

父亲从搁楼上拿下一捆書，丹娘每晚上出聲地讀。特別留在我的記憶里的是伏尼契著的“牛虻”。我們讀到深夜，把那本書讀完了。最后丹娘把書合上。她的眼睛发紅，因为流过泪，显得有些肿了。

“不知道什么地方有这样的人！能讓我看一看他們，我付出多少代价都行啊！”

“那么你以为我們沒有这样的人嗎？”父亲惊奇地問，馬上停下工作，給她講述流放犯、劳役犯、“不良分子”——从監獄里出来，帶着“不良分子”的身份証而被迫流浪四方的人——一类人的故事^①。

① 沙皇时代对捕获的革命者除处死外，有的流放到边区，有的禁錮在監獄里，有的解往苦工营迫令作苦工。被判一定刑期的革命者，出獄时当局发給一个“身份不良”的証明書，有这个証明書的人，不讓入学校讀書和在政府机关工作。

这一夜他們談了很久。

时光一年一年的过去。父亲常常发愁。只有“不良分子”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才活跃一些。母亲忙于家务，照看四岁的伶俐的小妹妹拉伊沙。

丹娘讀完七年級的那一年春天，家里发生了不幸的事。起因是父亲同神甫吵了一次架。神甫老早就討厭父亲：因为这位教师既不进教堂，遇見他的时候又没有应有的礼貌。

有一次神甫在广场上遇見了父亲，他斥責父亲，說父亲是无神論者，同教会断絕关系，把儿童們引入歧途，不打发他們到教堂来，教的尽是些反叛和下流邪道。

父亲恼火啦，請神甫不必教訓他，最好还是自己少欺騙点老百姓。神甫乱跺脚，凶得咬牙切齿地直喘气。他左右前后地望着过往行人叫嚷，他說，象父亲这样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一定偷学校的錢，供自己的女儿进城念書。这个时候父亲什么也不管了，朝着神甫的脸打了一巴掌。

过了几天，复活节假期的前夕，深夜时看管学校的人来敲我們家的門，送来一封从城里寄来的快信。

当父亲来到門口时，我簡直不認識他了。他怒气冲冲地揮动握着一张紙的右手，嗓音发哑地說：

“把我从学校撵出来了，……当作小偷。”

他在屋子里乱轉，撕衬衣領。他脸色脹得通紅，急促地喘着气，双手抱着头乱抓头发，跟着就扑通一声倒到地板上了。

父亲一整夜总是想講出什么事来，可是他的話我們連一

句也分辨不清。我同母亲沒有离开他的床鋪。天亮时他才苏醒过来，打算抬一抬胳膊，动一下腿，可是手脚都不会活动。父亲轉动忧郁的目光往屋子里的各处瞧看，端詳我們的脸，好象在求援。

現在他才明白，他全身麻痹，活动不了啦。他盯着挂有丹娘照片的那面牆，不停地要求什么。我把照片取下来送到父亲跟前。他非常激动，接着笑了笑，閉上眼睛。泪水順着他的脸往下流。

他呼唤着丹娘。

早晨，我按照母亲的口述給丹娘写了一封信。

丹娘出乎我的意料回来了。父亲的病这时候已經好些了；他能够講几句话，右手也能动弹了，可是左半身依然麻痹。我跑出去接姐姐。她脸色惨白，眼神发慌，急急忙忙地从院子里冲过来。

“爸爸怎样了？”她不安地問。

“不要紧，現在好些了，”我笑了笑，突然感到十分輕松，因为为她同我們在一起了。我觉得，她一回来，一切都会变样的，父亲也会象以前一样健康起床的。

“你別来，我自己去，”她拦住我。

我望着她匆匆忙忙地跑进父亲的屋子里，接着从那里面傳来了談笑声。

丹娘的高笑声使我吃了一惊。我跑进屋子里去。丹娘坐在父亲的床上，摸撫他的手，愉快地談中学生的生活，談考試，談她

得到的奖章。一家人都圍上来。父亲改变了平日的愁悶样子，面帶微笑，听丹娘講。

只有一次，他把眼睛眯縫起来，輕輕地說：

“瞧，我現在殘廢了。沒有人要我啦。”

“这都是廢話，”丹娘打斷他的話。“过些时候会好的，会再工作的。至于神甫，不值得理睬，我們总有一天会給他一个厉害看的。”

我总是偷偷地看丹娘，但是怎么也摸不清她的心思。也許她不知道父亲的病多么严重吧？

傍晚，父亲累了，打起盹来。丹娘还是摸撫他的手，摸撫了好久才站起来，离开这間屋子。

我赶紧跟上她。

我們到院子里去，这时候，一輪大大的月亮一动也不动地悬在天空。

丹娘走到大門口站住了，用手掌摸撫我的头发，輕輕地說：

“看来，現在我成了一家之长了。他的病好不了呀。”

她一下子把我拉轉过来面对着她，瞧着我的眼睛說：

“要牢牢實实地記住：我們應該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象他这样正直的人是很难找到的。父亲一辈子帮助人。可是現在受了莫大的侮辱。我說过：我們同神甫評評理。可是誰听我們的呢？我們是外地搬来的人！而且城里还把父亲看成是社会主义者。我不反对把他們斬尽杀絕，把那些压制人的家伙都撕成碎块块！”